

数字化时代虚拟陪伴式教育形象的IP化创新研究

李含月 佘 涵 徐雯婕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835204)

摘要: 数字化时代,未来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向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一种重要途径,由此不断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需要。研究陪伴式教育、虚拟形象的数字化教育发展方式与乡村教育的融合发展,能够促进乡村教育综合性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化对于乡村教育振兴助力作用与影响,首次借助大学生这一群体角色,公益性质地为数字化乡村教育搭建新的虚拟化教学平台,并植入二次元虚拟IP形象,提出构建乡村教育多元主体的“陪伴式”教育。

关键词: 数字化、虚拟形象、IP化、陪伴式教育

Research on IP Innovation of Virtual Accompanying Education Image in Digital Age

Li Hanyue, SiHan, Xu Wen Ji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835204)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ra,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will be transformed to digital,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thus continuously meeting the spiritual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panion education, virtual image digital education and rural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role and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help of college students as a group, builds a new virtual teaching platform for digital rural education in a commonweal manner, and implants the anime virtual IP image, proposing to build a “companion” educ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multi subjects.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virtual image, IP, companion education

网络多媒体化、便捷化、虚拟性、多样化的融合发展态势促进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日常生活中,“网络+虚拟形象”等多元化概念为人们周知,促进了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就目前而言,这种虚拟形象的数字化教育发展方式还处于一个预想阶段,在实施成果转化阶段仍有所欠缺。

一、新时代乡村教育振兴面临的困境

乡村教育在融入数字技术之时,也面临着师资、生源缺乏、情怀素养轻淡、社会赋能不足等诸多现实之困。

(一)乡村教育的师资、生源缺乏

研究者在西北各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发现西北地区大多数乡村具有多民族混居、地理位置偏僻的特点,这正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独特性。随之出现乡村教育师资、生源缺乏,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随着数字化发展速度不断的提升,乡村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城镇化进程带动更多的乡村儿童父母进程务工,村空心化及留守现象在乡村加剧,随之出现乡村学校生源数量降低的局面。第二,因部分乡村地理环境的限制,乡村学校布局分散及外出务工的父母将孩子带出乡村,导致乡村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及部分地区的学校甚至不断撤并,乡村教育中上学难、上学远的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地区留守儿童较多,但当地乡村教育并不能满足留守儿童学习需求,教学方式单一,忽视对儿童综合素质的教育培养。在乡村小规模的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中教师无法全面关注到每一位同学,留守儿童孤独感增强,心理健康易受影响。第三,乡村地区教育仅靠少数老师势孤力薄,城乡师资教育程度殊异。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数量不足,乡村教学更是缺乏优质人才,存在一校一师、一师多科的现状,不仅负担重,教学质量亦难得到保证。与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整体素质较低,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甚至部分老师并未进行专业化的教师职后培训,自身素质低。乡村学校设施条件落后,生活条件艰苦、福利待遇差,留得住教师成为乡村学校的难题。

(二)大学生的情怀素养轻淡

大学生支教成为目前定点对接帮扶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学生选择支教,并不代表他们拥有浓厚的情怀素养,其背后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导致支教效果并不理想。大学生的情怀素养轻淡,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因时间、地域的诸多限制因素,大学生支教无参加长期且正规的支教活动,短期支教活动辐射期有限,易流于形式,且无法系统的教学反而打乱当地原有的教学秩序。第二,大学生与受教者所生活的乡村生活疏离,并且时间的限制因素不利于师生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大学生志愿者与受教者间建立的友好感情后便面临离别,一定程度上给学生造成心理上的影响。总之,大学生的短期支教过程仅限于班级授课,而不是深入受教者的当地生活之中。

(三)数字化教学的社会赋能不足

乡村教育中数字化教学资源综合使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第一,偏远乡村地区在数字化教学建设过程中基础设备不足,数字教学硬件设备有待完善。仅为教学提供视频软件,其他涉及较少,软件有待完善。第二,数字化教学课堂氛围不浓厚,教师存在设备操作不熟的情况,未能将一些当地乡土文化融入课程内容和教学实践,在目前乡村数字教学中仍为教师单方面输出为主,课堂互动性差,影响乡村教学质量的提高,未能实现对数字教育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

二、构建乡村教育多元主体的“陪伴式”教育

在愈加去中心化的网络交互语境中,作为一种符号载体,虚拟形象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表征,在传播市场获得较大关注,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身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少年更倾向于在网络圈层里实时与虚拟社区其他成员进行互动,进一步促进虚拟形象文化传播扩散。在过分鼓吹虚拟形象的经济属性的市场中,我们则尝试公益性地把虚拟形象植入乡村教育并对受教育对象进行全程陪伴式服务,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尝试。

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字化技术加持赋予乡村教育新的活力并促使其加快转型。有学者系统化阐述数字化对乡村教育促进作用,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精准识别和把握乡村教育发展需求,提高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教育资源有效流动,较大程度释放教育资源要素发展活力。

根据以往的教学实践,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够促进学生科教与文教的提升,在教学相长中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好学、乐学的态度,成为激发学生不断学习的驱动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培养学生们的数字素养。与此同时,也有学者

关注到数字化教学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阻力与障碍,例如在教学设备引进推进的过程中由于部分乡村教师的数字素养不高,对于技术的使用存在部分问题。

有研究表明,近40%的乡村学生缺乏自信,自我调控能力较差、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所以,他们需要贴心的陪伴以解决心理渴求。目前我国乡村教育还是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学生难以实现自我发展。相较之下,我们所致力构建的多元主体“陪伴式”教育,利用数字化教育体系具有多渠道、智能化以及互动性的特点,借助虚拟形象拟像化的符号载体,完全可以实现与受教育对象全时互动,以更为亲近地方式教育学生,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能够有效解决乡村数字化教育推行的困境。

三、数字赋能:乡村教育跨界融合的路径方法

(一) 植入:IP形象的自主创造

伴随着网络直播和“直播+”的发展风潮,虚拟形象不断为人熟知。同时,虚拟形象以萌趣特色吸引广泛青少年群体,加之青少年对互联网的接受能力较为普遍,虚拟形象文化不断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新方式,可爱化虚拟形象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为引起青少年的共鸣,我们试图将“陪伴式”教育引入支教活动中。基于用户的心理诉求植入虚拟IP形象,通过使用捏脸设计形象的操作,面向对象均能进行自定义虚拟形象建设,植入二次元虚拟IP形象,与时俱进,用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支教者与受教者用数字化和互联网联系起来,置于同一虚拟空间,增强受教者的“陪伴”感和心理认同感。相比陌生自然人,学生在面对卡通和动漫形象时会降低心理防备提高接受度,拉近支教者与受教者的距离,提升教学效果,利用游戏形象加以灵活的反馈机制,丰富的互动形式来虚拟陪伴用户的成长过程,赋予支教新的内涵和外延。此外,虚拟形象不仅提供一体化陪伴式教学服务,还可以通过学与乐的结合,教会学生主动思考、乐于思考,为乡村教育振兴的数字化创新提供借鉴。

利用卡通或动漫等虚拟IP数字人形象代替自然人,使自然人支教无法做到的“时时陪伴”和“处处陪伴”成为可能,映射现实发展,将人的理性发展与线上交流互动有机结合。

四、数字赋能:乡村教育跨界融合的路径方法

(二) 陪伴:多元主体的交流互动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持续加大对乡村教育地投入,乡村学校的教育基础设施极大改进,学校的硬件设施、教材用具基本都能得以保障,但是,乡村教育的整体性薄弱状况从根本上还未得到扭转,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乡村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闭环缺失。“三位一体”教育闭环是指由学校、家庭、社会各界协同参与,通力合作,构建育人全员参与、育人全程跟进、育人全面兼顾的理念,始终将身心健康教育贯彻落实在教育教学中直至人生发展成长的生命周期。全力营建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合力的和谐氛围,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的教育过程。但是因为大部分乡村的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教育资源有限以及学生家长多数外出务工务农长期没有时间陪伴子女或家长学历偏低没有能力给予子女精神陪伴等客观现实因素,致使乡村学生在学习和成长中无法完整的得到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成长建设,很多学习成长方面的问题仅靠自己 and 同伴难以得到及时疏解和妥善解决,因此,厌学情绪、极端情绪、叛逆心理就会随之产生,为乡村学生接受教育之路制造出了更多的困难与阻碍。信息时代不断发展,AI技术日渐成熟,虚拟IP形象与乡村教育的融合实践成为了可能,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弥补乡村学生精神陪伴的不足,使乡村教育系统中“三位一体”的教育闭环更加完整。

2.1 学生:实现自适应式学习

教育过程中的陪伴主要体现在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孔子的教育理想,也是现代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要求把关注度放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将学习从简单的目的性的传递与接收转变为过程性的跟随与接纳。但在乡村,学校因为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得实现个性化在教育过程中的良好体现困难重重,而自适应式学习无疑是突破限制、实现教育陪伴的一种可循的途径。自适应式学习是指一种教育科技手段,通过互联网技术,以虚拟IP形象为载体,向每位学生自动地提供合适的独立帮助,与学生在现实中实时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自适应式学习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可以根据学生个人情况、学习动作数据,第一时间做出反馈与调整措施,同时进行未来轨迹分析,让教学内容在课堂内外都能得以更好的吸收运用。

这就意味着每位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动态化和个性化的,并非死板的填鸭式教学。同样,学生也可以在多项功能的理解和应用中与IP虚拟形象逐步建立正向互动,建立情感链接,在学习过程中具有陪伴感和他人视角的被介入感,达到陪伴成长和督促促学的双重效果。

2.2 志愿者:借助IP虚拟形象实现志愿服务

2.2.1 教育志愿者IP虚拟形象的源起与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的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是虚拟IP形象在教育领域的首次引入。自1958年IBM公司奥斯顿研究中心研究出世界上首个计算机教学系统以来,距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虚拟教师的概念被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提出,即“一个以多媒体技术的网络教学环境为根本基础,通过该系统能够有效地改善传输过程的各种限制、同时并举多方交互的多媒体教学内容”,国外对虚拟教师的普遍定义为:虚拟教师可视为一种科教技术和教学设备,是学习环境的一部分或是学习环境的有益补充,能够帮助使用者学习并获取实操技能。随着21世纪的到来,虚拟现实技术与虚拟人技术已经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虚拟教师的意义发展得更为深远,研究重点也转向为如何创建形象生动、表情丰富、动作自然、行为真实的虚拟教师。此时的虚拟教师的定义才逐渐清晰,即“由计算机生成的三维虚拟学习环境中,可以模拟现实教师的动作表情语言的外在形象和教学功能的技术实体。”这一突破,使虚拟教师在现实教育教学的运用中,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在线学习的效果。

2.2.2 教育志愿者IP虚拟形象的应用

目前,社会对乡村教育的帮扶主要体现在物资捐赠短期支教这两方面,但传统短期支教因其时间较短,陪伴学生的时间有限,不可避免地给学生带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心理落差,更加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而虚拟学习系统中引入虚拟教师,其目的正是为了促进师生之间的交互。这种交互不仅仅是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构建一个情感跟随载体,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由于师生分离造成的学习孤独感。IP虚拟形象将“陪伴式”教育引入支教活动中,赋予支教新的内涵和外延,用卡通或动漫等虚拟数字人形象代替自然人,使自然人支教无法做到的“时时陪伴”和“处处陪伴”成为可能,尽可能地延长支教陪伴作用时间,给学生们提供更多包括课业知识以外的情感陪伴。志愿者们只需一台电脑或手机就可以进行志愿服务,随时随地不再受地理因素、时间因素的限制,省去了相当多的中间环节,不仅能满足有志之士的志愿服务理想,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实现志愿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相比陌生自然人,学生在面对卡通和动漫形象时会降低心理防备提高接受度,拉近支教者与受教者的距离,提升教学效果。

五、结语

数字技术、平台深刻改变着新时代教育的发展方式,满足了作为受教育主体的需求,拓展了其与社会互动的维度,也促进了乡村教育生活向个性化、趣味化的转变。总结前人经验,研究者们发现仍有许多可供思考的方式去进一步实践。

参考文献:

- [1] 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 [2] 王坤.西南地区乡村教师融入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04):85-90.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221020.001.
 - [3] 罗春娜、李胜会:《中国乡村振兴的动力因素研究——基于教育的视角》,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 [4] 周兴国《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困境与出路》,教育研究与实验,2018年第4期
 - [5] 宋辰婷,邱相奎.超越体验:虚实交互下的身份重组和文化行动——基于虚拟形象直播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1(08):85-93.
 - [6] 赵慧勤,孙波,张春悦.虚拟教师研究综述[J].微型机与应用,2010,29(05):1-5+8.DOI:10.19358/j.issn.1674-7720.2010.05.001.
- 作者简介:李含月,新疆伊犁人,本科。专业:广播电视学。倡涵,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本科。专业:广播电视学。徐雯婕,江西宜春人,本科。专业:广告学
“2022年西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X202210742120